



侯建臣：行走在文学之路上的身影

王庆

不久前，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山西省作家协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山西文学盛典·赵树理文学奖之夜”在晋城市举行。大同作家侯建臣作为23名获奖者中的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已是连续三年入围山西省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赵树理文学奖，这次载誉归来，可谓实至名归。

“朋友里最优秀的作家，作家中最本真的朋友”，这是大同文学圈里对侯建臣最多的评价。撇去文学的霓裳，生活中的侯建臣纯朴平和，热情厚道，有一种不羨鸳鸯不羡仙的诗意和超然。

走近侯建臣，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别样的人生精彩。

古道热肠

侯建臣身边的朋友众多，因文学爱好，同味相吸者有之，因他的真诚热心而追随者更多。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能力或实力让人敬佩，而是因为其发自内心的纯净和人格的本真而感到亲切和温暖。

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憨憨的笑，超然的笑，智慧的笑，大智若愚的笑。仿佛，他的生活中没有烦恼，即使有，也在他的嘿嘿一笑中化作轻风飘远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尽管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但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情、家庭之睦、朋友之谊，每时每刻都让他感受到一种暖意。他时时感恩生活，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每一次遇见，感恩自然间的阳光雨露。

生活中，侯建臣看似对一些事情不

太在意，但对原则性的问题，他则是底线分明的。对于看不惯的地方，他评论不多，而是将自己的思想寄寓在笔下优美的文字里，看似不着痕迹，但越品越有味道，让人不忍释卷，肃然起敬，进而能让人自省自责，发现“袍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他的文字里，或许见不到锋芒，但是，到处充盈着一种感人的力量，正如他的为人一样。

经常听到朋友说起侯建臣的古道热肠，他看似没有刻意记挂着什么，但又总是在不经意间默默就做出一些让你特别感动的事情。对此，他总是谦逊自嘲，根本就在他大脑里存在过什么事一样的风轻云淡。他习惯了在这种超然的热情里为人处世，举重若轻，这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

低到尘埃

侯建臣的文学创作成果斐然，他却总像那是别人的事一样，走过了就不回头，不自恋，更不自炫姿势，而是坚定地走好每一步路。正如一位报社记者评价：“那是一位低到尘埃里的作家。”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山西省散文学会荣誉副会长、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这众多荣誉头衔的得来，完全是他创作成果的累积。

多年来，他在《新华文摘》《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山西文学》《黄河》《散文百家》《读者》《意林》《特别关注》《小说月刊》《佛山文艺》《鹿鸣》《短篇小说》《当代小说》《小小说选刊》《儿童文学》《文艺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

晚报》《羊城晚报》《山西日报》等各级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并曾在《大同日报》《大同晚报》等报刊开辟作品专栏，多篇作品入选各类作品年选、排行榜。出版散文集《边走边叹》《乱炖》、小说集《走着去一个电影院的地方》、童话集《森林爷爷的大靴子》《点点白的俏鞋子》和传记文学《闪光的种子》《老臣高允》等。其中长篇童话《点点白的俏鞋子》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传记文学《闪光的种子》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侯建臣首发于《鹿鸣》杂志2018年第9期的小说《北都街的燕子叫着齐福仁的名字》，很快被《新华文摘》2019年第1期转载。这在《新华文摘》里，绝对是可圈可点的记录。《新华文摘》是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理论性、综合性、学术性、资料性文摘权威期刊。其选登文章代表了各领域最前沿思想和荟萃了各学科的学术精华，在我国学术界和期刊界拥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

有人作过统计，多年来大同文学界被《新华文摘》转载的文学作品只有四五篇，如马骏先生的报告文学《丰收不在田野》、王祥夫先生的散文《荷心茶》、王保忠先生的小说《一百零八》。对此，侯建臣却说，我完全不能与其余几位并列，人家是大家，靠实力，我是凭运气，这完全是“碰巧了”。只是自己喜欢，又碰巧编辑喜欢，读者认可，是大家有着共同的审美取向罢了。

在这种“碰巧”的背后，侯建臣每年都有新收获，其作品风格不断有新突

破。文学创作如此，做人更是，真正印证了文如其人的谦和与低调，踏实与沉稳。

执着慢跑

侯建臣总是说，自己悟性不高，灵性不够，能偶尔发几篇小文章，完全是文学界众多朋友对他的抬爱和包容。

他是属于慢跑型的人，他的跑步姿势没有百米冲刺之势，始终是不声不响，在静静的一角，朝着一个目标不歇地慢跑。正如他的散文《给生命配乐》一样，不需要喝彩和助阵，一个人静静地写，静静地跑，跑成了一片妙曼的风景。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之前有十多年公文写作的历程。公文是一种实用文体，看似也是文字写作，但与文学创作完全不搭界，甚至还相互掣肘。然而，侯建臣却能在二者之间自由切换，左右腾挪，在服务好本职工作之余，潜心创作，接连有大小文章在全国各大期刊发表，在报纸开辟作品专栏，一不小心文章被大刊转载，稍不注意就获得文学大奖。

文学光有才情是不够的，更需要一贯的坚持和持续的勤奋。侯建臣说，搞文学创作，必须具备一种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还要有甘于寂寞的写作定力。他诸多文体皆涉，小说、散文、传记、儿童文学全面开花，兴之所至，更能诗意大发，语惊四座，令人拍案。

侯建臣走的路虽不腾达，但一直方方正正；他的文字，虽然不很唯美，却一路芬芳。

侯建臣是一位文学的慢跑者，他坚定执着，散发出真挚持久的魅力。

闲看一片云

白俊华

清晨，在院子弯角儿。

北方的春，虽已花开遍野，但早晚两个时段，天，还是透着些许的凉意。风也很大，偶尔卷起一地落花，在空中飞舞、回旋，仿佛在替一棵树诉说纷乱的心绪。

尽管如此，脚步依旧轻盈，心境也很超然。

无意间抬起头，发现空中有一片云，状如蒲扇，很美，很静。我想，这个时候，高处，肯定无风，要不然，一片云也不会如此安静。

此时，太阳很像一个老人，正用温暖的手，轻轻握着这把蒲扇，不摇，不晃，似乎是在默默等待夏天的悄然莅临。

宛若蒲扇的一片云，把柄处，略微有些发黑。大概，上面早已浸染了太阳早出晚归的汗水。日积月累，就把岁月的痕迹，留在了浩渺的天宇。抑或，还有一些潮湿的心事，欲在本真的血脉里，飘在纯净的灵魂里。

院子里的梨花开得很灿烂。而我，却在缤纷之中，看到一道道四射的光芒。

恰在此时，隔壁院子传来一阵清爽的嬉闹声。那是一所学校，里面的孩子，还在既定的方圆之内，解读着既定的行程。但不管怎样，他们最终也会像一朵云，飘向各自的远方。而飘的过程和飘的体悟，总会在一片蓝天之下，适时地舒展开来，并呈现出独一无二色彩。

纹，细细观察，波纹之内，好似有一尾尾小鱼正在惬意地游动。观的时间稍久，或许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在里面轻轻地飘着。

看得有些累了，继续弯角儿。脚步，偶尔踏出空灵的回音，听起来，很是悦耳。

迎面吹来一缕花香。突然间觉得，这香，是从云中传来的。一片云，抑或一朵云，也有内质的香气，在天空中舒缓地流淌。倘若落下来，就融入了某个人的心境。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既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悟道。而达此者，眼里要有花，心中要有云。只是，这花，这云，已不是物质的花，更不是物质的云。这花，这云，开在本真的血脉里，飘在纯净的灵魂里。

院子里的梨花开得很灿烂。而我，却在缤纷之中，看到一道道四射的光芒。

恰在此时，隔壁院子传来一阵清爽的嬉闹声。那是一所学校，里面的孩子，还在既定的方圆之内，解读着既定的行程。但不管怎样，他们最终也会像一朵云，飘向各自的远方。而飘的过程和飘的体悟，总会在一片蓝天之下，适时地舒展开来，并呈现出独一无二色彩。

与夏书

吕会香

我看见
阳光在越来越浓的绿之上跳跃
一树繁花接替了另一树繁花
所有的芬芳都氤氲了季节

鸟鸣也开始变得亲切
在每一个清晨
婉转轻啼
学着用最新的曲调表达喜悦

抽穗、扬花、灌浆
麦子正忙着将金色的梦想书写

我多想走进麦田
细细品读它的每一个章节

哦，夏天
是不是鸣蝉正在赶制第一张唱片
是不是满池的荷花就要开放
随着微风在夕阳里摇曳

哦，夏天
星星和月亮被擦得如此明亮
我要趁着夜色
寻找儿时乡村那些美好的感觉

“六一”感怀(外一首)

张漠

朝花夕拾几回重，
过往春秋复夏冬。
子雅欢娱曾有影，
童真烂漫未留踪。

焉知梦境星河取，
但觉情怀岁月封。
思绪从来闲不住，
常常想起少年容。

忆童年一日

恍然往梦未尘封，
犹忆儿时一日踪。
家犬二三如约聚，
村童四五不期逢。

摸鱼戏水下河早，
放牧骑牛入野重。
最是天真揣怀里，
笑声已越夏秋冬。

孟夏

郭继生

绿草如茵花似海，
青山黛黛柳眉长。

蜂飞蝶舞文溪暖，
桑干晚晴映斜阳。



不屈的生命

李海波摄

四先生刘珖轶事

刘富宏

在翠屏山下，桑干河畔，有一个村庄叫堡村，堡村有一位名满乡里的人叫刘珖，人称四先生。四先生刘珖，追溯起来，应该是我的太爷爷，当然是远之又远了。我们刘姓家族大，满村人都出于一支，相传是500多年前从洪洞县大移民徙徙而来。刘氏家族人丁兴旺，后又分支四门，我们同属于东门。但，后又分支，他为大东门，我为二东门，算起来，虽为同宗，可也分出了距离。刘珖在兄弟中排行为四，故称四先生。称他为四先生，不是因为文化高，而是因为武艺高，更重要的是他在族中德高望重，村人们都敬重他。

四先生刘珖出生在清末，那时大东门大多是富户人家，他自然是富家公子。在他十五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来村沿街乞讨的和尚，他见而异之，便给予资助，并让那位和尚留在了村里到寺院里做了住持。原来这和尚名广，是当年因少林寺反清被朝廷追捕逃亡避难到此的。他隐姓埋名，只让村人称呼他为广和尚。生活稳定后，广和尚招徒传艺，刘珖便拜之为师，精学苦练。广和尚本是少林高僧，武艺高强，加之感恩刘珖的资助收留，对他格外器重，几年之后，刘珖便习得了一身超群武艺。

四先生在我们村那可真是鼎鼎大名。我生已晚，无缘目睹他的英武风采，而且我们偏僻落后的乡村未能留下他的任何影像和遗迹，现在村里八十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也只是传说着他的故事。乡亲们口口相传他许多的奇闻轶事，传颂着他的功业事迹，为之骄傲，成为了我们这个山村故里百十

多年不散的灵魂。

四先生故事多多。相传，他只练武修身，不事生产劳动。他是富家子弟，自然衣食无忧，家居营生也从不染半指。可他绝非纨绔子弟，游手好闲，而且没有任何恶习。他的行为只是仗义行事，立德立功。他在村中，常常是在热闹的场所闲坐，与人笑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遇有谁有事相求，立马起身。他对全村每家每户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隔三岔五，他登上自己的房顶查望，如果看到有谁家的烟囱冒烟，他就赶快打发人去送粮送物。他武功高强，可从从不伤人，总是点到为止。有一次，村里有一家人的马车套绳被偷了，告与他之后，他立即去追。快要追上时，盗贼便用乱石击打，可他始终不予回击。盗贼扔石头边逃跑，后来他便将他们放走了。回来之后，他将自家的套绳给了被盗人家一套。他说，我不能再追了，他们飞石乱扔，我如果一出手就会伤了他们，算了吧，不值得计较了。

那么，四先生的武功到底有多高呢？传说他能飞檐走壁，村人们也很好奇。有一回，四先生晚上在村里的南铺子闲坐完回家，就有人在后边悄悄地跟着想一看究竟。四先生知道有人跟踪，不慌不忙地往回走。等快走近街门时，仅在一瞬间四先生人就不见了。这时就从院子传出他的喊话：“你回去吧，我已经到家了。”真神奇，跟着的人什么也没看到。每年到了冬天，村里六七辆马车结伴去矿上拉煤，往往要邀请四先生跟着押车。有一年真的就碰上劫匪，几名劫匪在御河桥边拦住了去路。这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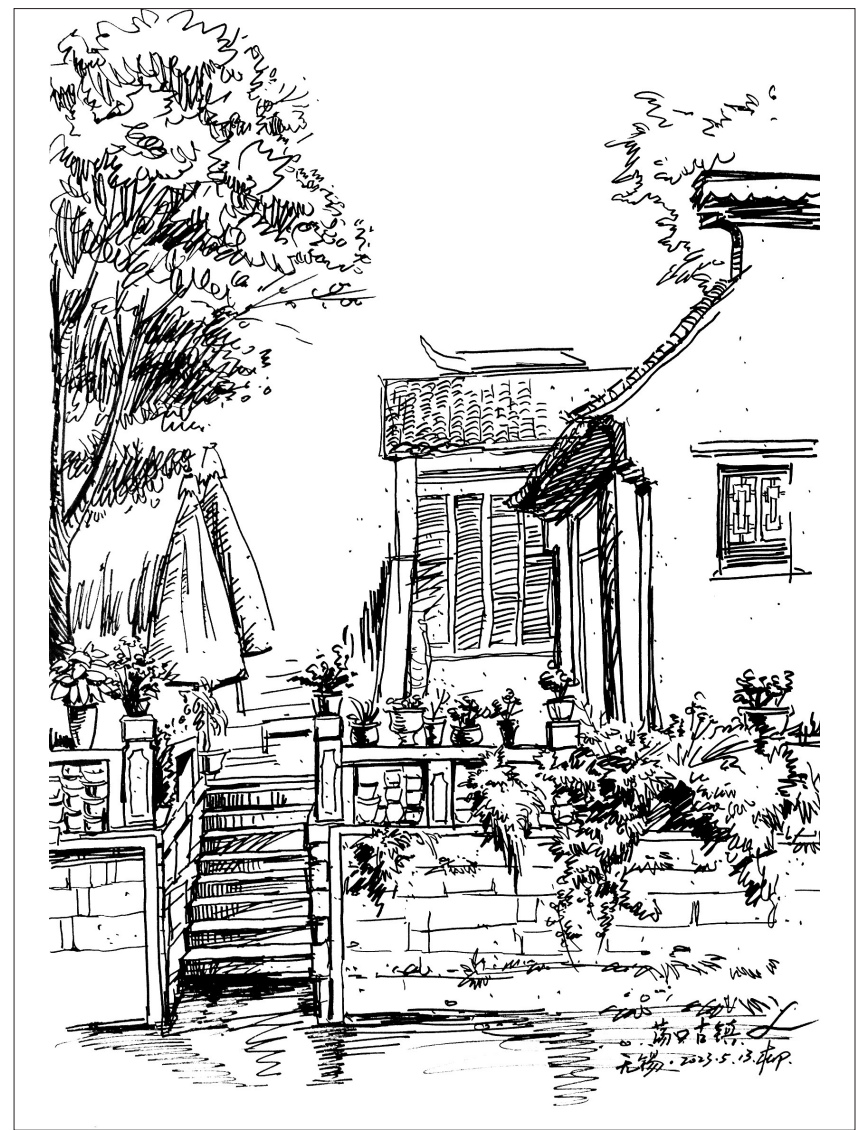
四先生便从车上跳下来，他一边脱身上穿着的羊羔皮袄一边对劫匪们说：“你们稍等片刻，等我把这件皮袄压在车下，看让大风刮到跑哩。”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一只手抬起车轮，一只手将皮袄放在下面，一两吨重的煤车被他毫不费力地就轻轻掀起了。然后他对劫匪们又说：“来，兄弟们，咱们比划比划？”劫匪们面面相觑，醒过神后，一溜烟地跑了。

据说四先生是最爱打抱不平的，谁家有事，他都会出手相助。往往他一出面，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他武艺高，但从不外露，只是在他不得已露手的时候，人们才能目睹他一身身手。据说他练得一手好铁球，把铁球打出去，会自动再收回来。他乐善好施，每每扶贫济困，为贫苦的人家送衣送粮，送钱送物，不仅维护本村本族，就连三邻五村都有求必应。他一生功德如此，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盛赞有加，享誉乡里。历史总是在有形和无形中得到传承的，四先生刘珖的事迹虽然没有文字见证，但在乡村故里的乡亲们中间却流传至今。我这是从我们刘氏家族的宗谱中看到这样几句记载，说他：对穷人，博施济众；对村人，排忧解难；对文艺，落笔成章；对武艺，飞檐走壁。四先生武功神奇，广施仁爱，名不虚传。但关于他的文名却没有任何流传故事，也没有什么诗书文章传于后世。客观地评价，说他能够落笔成章，我想应该是过誉。追溯过往，乡村文化落后，想必他应该是私塾识字能写能画而已，服务村民，温暖担当。但由此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可以说四先生刘珖以习武为生，武功传奇，可他并不收徒传艺。他只秉持

自我修炼，许多慕名拜师者，都被他拒之门外。他对人们说，习武之人多争强好胜，自恃勇武，非得有一个好脾性，否则会惹是生非，伤及无辜。我能保证我自己，但我不能保证别人，所以我不授徒。他的高强武功到他就为止了。他去世后，为纪念他的功德，邻村的人们在我们村专门为他立了碑楼。据传，旧时与人立碑是有规矩的，有功名的人才可以立碑楼。而四先生的功德碑是有碑楼的，我的前辈们说，过去我们村有十多座寺庙，在南寺庙旁，有四先生刘珖一座碑楼，村人都叫小碑楼。他的重孙说，他家祖坟也曾有一座碑楼。可惜的是早年间被毁坏，现在已无痕迹，但由此推断，四先生刘珖可能曾是清末的武举人。当然这也是传说了。但许多邻村的人们说起堡村，都说你们村出过武举人，大概也只有四先生刘珖当得起吧！

四先生刘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乡村普通人平凡的道德行为引领，是我们刘氏家族的榜样和骄傲。我在想，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家族，总是要有一些什么来支撑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灵魂吧。四先生刘珖的所作所为就是我们村和我们刘氏家族的典范，他的故事是我们村的灵魂。让一个村庄站立起来的应该是村史，村史是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故事。我收集记录了我故土家族中刘珖先祖的传说轶事，我对我的先人肃然起敬。我进一步想，生而为人，是应该为家族、家乡、社会、国家做贡献的，你的行为只要是为人谋利益的，人们就不会忘记你，任何功德都是会代代相传的。



堡口古堡(素描) 陈柳作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